

集部

騎省集卷十六

宋 徐鉉 撰

唐故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昌黎韓公墓誌

銘

公諱熙載字叔言其先南陽人傳稱武王之穆詩美韓侯受命晉以六卿升降漢以三傑重輕至東晉末征西從事延之以忠義之節踐艱屯之運避亂遠徙遂家昌

黎餘慶流光寂為繁衍曽祖均太僕卿祖殷侍御史考光嗣秘書少監淄青觀察支使故又為齊人公秉夙成之智負不羈之才高文深學角立傑出年始弱冠遊于洛陽聲名藹然一舉擢第同光之亂藩郡崩離公以國難方興家艱仍構瞻烏擇木杖策渡江烈祖孝高皇帝納麓在辰側席時彦得公甚喜賓禮有嘉于時有吳肇基庶事草創公以俊邁之氣高視名流既絳灌之徒弗容亦季孟之間不處以校書郎釋褐出為滁和常三

州從事公亦怡然不以屑意詠風月游山水而已中興
受命上嗣撫軍以公有七子之才膺四友之拜徵為秘
書郎掌東宮文翰元宗深器之及踐位以為虞部員外
郎史館修撰賜緋又以大禮繁疊加太常博士時有司
議孝高廟宜稱宗司門郎中蕭君儼上疏論之公與給
事中江公文蔚協同其議凡書疏論難皆成於公手由
是廟號尊謚定于一言君子以為真博士也頃之以本
官權知制誥初公但以文章際會未嘗與政及其當惟

新之運感知已之恩未及聽政章疏相屬或駁正失禮或指摘時病由是大為權要所嫉竟罷其職丞相宋公朝之元老勢逼地高公又廷奏黨與詞旨深切天子優容之而用事者滋怒旋貶和州司士叅軍數年移宣州節度推官徵還復為虞部員外郎遷郎中史館修撰賜紫俄而拜中書舍人從時望也公雖才識優贍而質性疎散凡在位者道復不同於是深居移病罕與朝謁時兵興之後國用不充公援古酌今請以錢為幣時獻計

者甚衆元宗獨以公議爲長即拜户部侍郎充鑄錢使令上踐位改吏部侍郎兼修國史初鑄錢之作也自宰執而下相與沮之故百司不供久未能就上爲之曉譬事理親加督責而公猶不勝其忿嘗因對見聲色俱厲因徙爲秘書監不逾年復拜吏部侍郎新錢既行大濟經費詔賜錢二百萬拜兵部尚書充勤政殿學士承旨公少而放曠不拘小節及年爵俱高彌自縱逸擁妓女奏清商士無賢愚皆得接待職務既簡稱疾不朝家人

之節頗咸寛易雖名重于世人亦訝其太過上不得已
左遷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于是謝遣伎樂單車首路
留之未幾復為兵部尚書學士如故是時歲比旱歉主
上憂勤公復論刑政之源明防救之術又上格言五篇
手詔嘉納即拜中書侍郎充光政殿學士承旨初上選
近侍數臣直宿禁中常御光政殿召對夜分乃罷故命
公此職以寵異之霖雨之望方深鐘漏之期遽逼春秋
六十有九庚午歲秋七月二十七日没于京鳳臺里之

官舍上省奏震悼為之涕流有司奏當輟朝三日手批
天不憖遺碎我瑚璉辭章乍覽痛切孤心嗟乎抗直之
言而今而後迨不得其過半聞聽者乎可別輟朝一日
贈右僕射平章事仍官給葬事士庶聞之知與不知莫
不為之悲歎有司考行易名曰文靖即以其年九月某
日葬于某所禮也夫人隴西郡君李氏生簪纓之族有
桃李之芳內則有光夜川先逝繼室北海縣君蔣氏長
子疇為奉禮郎早卒次子侁為校書郎聰慧夙成無忝

世德次曰佩曰份曰儼曰侹曰儔曰倪女四人或作儷公族或為尼出家嗚呼哀哉公之為人也美秀而文中立不倚率性而動不虞悔吝聞善若驚不屑毀譽提奬後進為之聲名片言可稱躬自諷誦再典歲舉取實去華故其門人多至清列屢從譴逐殆乎委頓俯視權倖終不降心見理尤速言事無避凡章踈焚藁之外尚盈編軸爲審音妙舞能書善畫風流儒雅遠近式瞻向使檢以法度加以慎重則古之賢相無以過也俸禄既厚賞

賜常優忘懷取適不事生計身歿之日四壁蕭然衣衾棺櫝皆從恩賜詔集賢院編其遺文藏之秘閣凡所開卷可知也鉉與公鄉里遼敻年輩相懸一言道合傾蓋如舊綢繆臺閣契闊江湖區區之心困而獲雪一生一死何痛如之援毫反袂識彼陵谷其銘曰

猗嗟韓公有蔚其文俊才絶俗逸氣凌雲高名直道玉振蘭薰猗嗟韓公天賦忠規君臣之際言行俱危其身可辱其節寧虧猗嗟韓公屈亦能伸松寒益茂玉焚始

真乃感明王乃為大臣送往事居不緇不磷嗚呼韓公胡為而然闕此相印歸于夜泉茂陵遺簡京兆新阡斯文不朽此別終天哀哉郢匠已矣牙絃勒銘圓石永識桑田

唐故朝請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柱國賜紫金魚袋喬公墓誌銘并序

士有放懷夷曠介然中立外物無累於心沒齒不違於道吾友喬公嘗從事於斯矣

公諱匡舜字亞元廣陵高郵人也曾祖諱祖泰皆不仕
考鴻漸本縣尉家世清操州閭稱之故其子孫必有興
者公少好學善屬文弱冠遊京師詞藻典麗容止都雅
烈祖輔政見而器之補祕書省正字丞相宋楚公初復
進用位望日崇聞君之名辟置門下每為文賦詩詠輒
加痛賞由是名譽日洽而卿士大夫皆前席待之累遷
大理評事司直監察御史屯田員外郎從宋公出藩為
江西浙西掌書記府公告老歸九華山公乃升朝為駕

部員外郎未幾守本官知制誥就遷祠部郎中中書舍人典掌樞機周慎靜默凡十餘年值邊境儆擾師出無功詔旨親征中外憂懼公上疏極諫坐阻撓軍勢黜居臨川頃之宋公獲譴又以故吏為累由是累年沈廢今上即位徵為水部員外郎改司農少卿判太常寺轉殿中監修國史拜給事中權知貢舉又兼獻納使遷刑部侍郎公自徵還數年間連歷清望蓋舊齒直道上簡聖心至是以老病不堪朝謁闕上知其家貧詔以二卿之

秩養疾壬申歲九月二十有三日卒于京師濵江里官舍享年七十有五遺命以周易孝經寘棺中太常考行易名曰貞即以其年冬十月二十有三日葬于江寧縣某所禮也夫人太原縣君郭氏代公玄孫晉陵令喻之女也餘慶所偹門風甚高婦徳母儀聞于宗族一子僧孺秘書省正字早卒孫壻亦為正字公之為人寛簡真率常以詩酒自適不以埶利縈心毀譽讒慝之詞聞之晏如也從事楚公府殆二十年凡為府公見知者皆詭

譎傾側公獨淡然無營守政不諂故但以文義知賞未嘗任用烈祖下詔公卿舉可以親民者楚公所薦非其人烈祖甚不悦謂給事中常公夢錫曰吾望其薦匡舜也常公及中書侍郎韓公熙載嫉楚公如讎而與公善嘗相謂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公之歴任奉法循理似不能言者及其臨危擊節抗詞忤旨侃侃然有古人之風黜官奪禄甘貧守約凡五年不形于色言恂恂然道家之流也故能享老壽保康寧歸全委順斯可貴

矣公臨終數日舍弟往候之怡然言曰吾往矣君兄弟
可各為一詩哭我翌日復告門生曰吾已得徐公兄弟
許我詩餘無事矣其忘懷死生也如此嗚呼絮酒之禮
已隔平生挂劍之信永畀天壤故以二章為誌闕于九
原所撰集七十餘卷編紀之任屬于門人此不倫書也
其詩曰
舉世重文雅夫君更質真曾嗟混雞鶴終自異緇磷詞
賦離騷客封章諫諍臣襟懷道家侶標格古時人逸老

誠云福遺形未免貧求文空得草埋玉遂為塵靜想忘年契冥思接武晨連宵洽盃酒分日掌絲綸蠹簡書陳事遺孤托世親前賢同此歎非我獨沾巾

鍇詩云

諸公長者鄭當時事事無心性坦夷但是登臨皆有作未嘗相見不伸眉生前適意無過酒身後遺言只要詩三日笑談成理命一篇投弔尚應知

唐故左右靜江軍都軍使忠義軍節度建州觀察

處置等使留後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右威衛大
將軍臨潁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陳公墓誌銘
公諱德成字仲德其先潁川人也帝嬀餘烈侯滿崇封
盛德之祀綿邈於百世光遠之慶蕃衍於萬國故我洪
胄代雄建安王室中微閩方角立網羅英異宏濟艱難
我曾祖茂祈祖滔皆以雄才勇略奮揚忠力將領之任
生表其策勲督護之名沒垂于飾壤父誨檢校太尉兼
侍中建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謚忠烈殊勲大節有信

史豐碑存焉公即忠烈公之長子也鍾粹和之氣秉沖
淡之心通習孫吳固其家法酷好墳典乃自天資就傅
之年已著名譽先公剖符劍浦威信洽聞諍子之助實
有其力弱冠為本郡裨將先公以身守邊郡心存本朝
累表遣公入宿衛即擢拜右千牛衛將軍充殿直指揮
使恭命畏法修身擇交先公每言邊事常容疏於紙遣
公上啓默識強記敷奏閑習元宗甚嘉之累遷右静江
指揮使值淮上兵起王師不振公屢上書自奮詔隷西

北面行營以舟師趨濟難破其屯戍遂入海陵與諸軍會勵兵固守强敵日益公連戰破之虜獲千計圍兵既遁乃涉長淮指下蔡别率戰艦分擊浮橋三中流矢神色自若自秋徂冬且戰且前凡五進軍壘皆以衆寡不敵之勢當輕捍卒至之師臨難忘身每戰必捷而元戎逗撓逆臣携叛羣帥失道公全軍而還遷右宣威軍廂虞候制曰獨此一軍之衆堪為百戰之師其見稱如此數月為和州刺史又為左天威將軍廂虞候明年改池

州刺史是時疆場甫定閭井未完公奉法循理正身率下庭無滯訟吏不生奸鐵軸牙檣無忘水犀之備輕裘緩帶常為峴首之游賦詩紀頌粲然可述元宗南狩從至石牌上每登臨置酒必命公陪侍訪山川之形勢問風俗之美惡應對詳敏咸有條貫捧觴上壽進退由儀求解印扈蹕優旨不許令上嗣服屢表乞還徵為右天德軍都虞候舊制常以舟師為下軍至是詔旨以南國之用尚於舟楫今而後知非是乃簡練精銳置龍翔軍

以隸親衛命公為龍翔都虞候舟師之重自兹始也會先君來朝臥疾邸第公親侍醫藥躬執煩辱容貌瘠損衣不解帶客至問疾者不知其已貴也及丁憂制哀毁過禮扶護靈柩歸于建安詔起為歙州刺史本州團練使視事三載其理如初秩滿復為右龍翔諸軍都虞候遷都指揮使每仲秋講武訓兵仲冬而畢進退號令由公指顧威容嚴整覩者肅然頃之又為虔州巡檢使知州事五嶺之際地廣民悍内據谿洞外接蠻夷告訐紛

數習以為俗於是申以刑政示以嚴明廣視聽審情偽吏以微文出入者皆面詰其狀莫不惕息退與為之革人以之和於是浚溝隍嚴壁壘出私帑以助費因農隙以偈功凡書勞考績此其昭昭者也尋拜池州觀察使以其秩居虔州上以建安之地人思舊德且欲以晝錦之盛顯公之能乃除忠義軍節度使建州觀察處置等使留後公以違奉歲久無以私為抗表來朝固辭不拜改右威衛大將軍充左右靜江都軍使又轉光禄大夫

檢校太尉奉以建州之祿歲計千萬甲第廐馬賜與優渥俄而被疾自識終期申告理命俻有規度中使問疾但曰世受主恩未有以報唯此為恨耳又親問門吏草遺奏既成自益兩句曰苟遊岱之有知必結草以為報上省表震悼手詔答之公猶捧詔向闕稽首流涕壬申歲秋七月十有二日卒於建業濱江里之官舍春秋四十上痛惜之至再不視朝贈安南大都護遣中使監護葬事皆從官給有司考行易名曰烈即以其年九月日

葬于某所從理命也夫人信都郡君刁氏故昭武軍節度使能之女容德之美閨房之秀宜家暨族光此門風子倩孝友聰慧修詞好學以廕起家授著作佐郎必大之慶其在於是嗚呼哀哉公生於戎馬之際長承鐘鼎之業修文習武全孝資忠風格端莊襟懷貞直嫉惡獎善如恐不及穆親念舊無有所遺先人之費公私畢給出入數載家為之貧在公之餘手不釋卷篇詠詞章皆傳於時近代儒學將唯公而已凡四典藩郡皆有借留

去思之美民到于今稱之由是恩顧特隆委遇無間修塗方騁天年不登知與不知皆為悲歎鉉與公非故特以道義相期雖復出處不齊班序致隔金蘭之分終始不渝寢門流慟痛生死之永已圓石表墓患陵谷之靡常亦公之遺言以此見委豈非慷慨之氣思振發於知己哉故為銘曰

龍泉之靈武夷之英生我儒將垂玆令名臨戎有勇察俗有聲為臣之節與世作戍位逼建牙秩叅掌武才實

膂時忠惟得主欝此雄圖溘然中露謂天蓋高不可以愬悲哉俊氣永已荒丘鳳臺遺館梅嶺窮秋樹惟挂劍地即眠牛餘芳不泯淮水長流

唐故檢校司徒行右千牛衛將軍苗公墓誌銘

公諱延禄字世功其先上黨人昔者楚多淫刑賁皇逃難晉賴謀主苗受其封高門之慶雄視欒郤綿綿瓜瓞翼翼孫謀存諸簡篇可以揚搉延洪於我七代祖中書舍人延嗣光大于我六代祖太師晉卿源流繁衍蔚為

甲族中朝喪亂後裔播遷匿跡淮楚之間今為盱眙人也先公諱隣生于兵戈之間長習旗鼓之用遭遇英主建功立事出為泗州防禦使入為靜江軍統軍世卿之祀衰而復振公即靜江之長子也弱不好弄壯而有立負雄勇之量不以驕人秉剛直之資未嘗忤物持重善戰默識寡言時輩推之以為君子初先公奉王畧領偏師南破山越西定江楚東絶滄海北揮徐戎弓不解弮兵不匣刃公年甫弱冠實參其間搴旗斬將所向披靡宣

力用於吾父舒壯氣於風雲然而職以序遷盖歸美於
先公也烈祖孝高皇帝中興大業疇咨舊人命公領泗
上精兵入為宣威軍裨將六卿之選以翼京師入屯之
權實資宿衛歷紀受任一心靡渝今上祗嗣鴻圖益宣
朝寄總千牛之士以為心膂假五教之秩以崇班列會
侍中燕王以帝子之重兼鎮兩藩詳求命卿以圖軍事
俾公提步卒屯宣城凡甲兵壁壘之事皆聽於公夙夜
惟勤燥濕生疾春秋六十一保大九年十月七日卒于

宣州公署上省奏傷悼為之罷朝送終之禮有以加等即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于江寧府縣里禮也夫人王氏淮南裨將唐之長女也蓋公負游俠之氣有征討之功勇冠三軍力制奔虎夫人麗桃李之質襲蘭蕙之芳婦禮聿修遺訓無墜君子以孝慈率教夫人以嚴正克家閨門之理實有内助以保大八年五月一日先公而逝今始祔焉子全厚全贍全節全義全海皆有父風苗氏為不朽也鉉本自世親早為姻族歎侯封于李

廣發哀詞于杜篤刻翠琰于荒阡擬高陵于深谷其銘曰

才之俊兮將之雄位之侯兮壽未終天難諶兮人云亾川既逝兮歲將窮素車兮丹旐白草兮青松悲雄心與壯氣漸荆棘兮朦朧

前虔州雩都縣令包府君墓誌銘鉉序鍇銘

昔者鄭都涕產知懷仁之有誠孔門慟淵見福善之先驗遺恨千古可勝言乎君諱詠字義修其先延陵人漢

大鴻臚咸之後也曾祖在章祖㕍皆眷戀本土卒於縣寮考洎遇故侍中竇之亂乃去仕唐吉州長史入吳終和州歷陽令政有遺愛故家焉今為歷陽人也君幼而岐嶷長而學問孝敬自律名利弗嬰安貧怡然綽有餘裕順義末丁先府君憂泣血絶漿杖而後起朝廷奬勸善政砥礪淳風即起君為歷陽主簿秩未滿移知含山縣令先是兵興之後循吏用稀君簡法紓刑約廉敦信縣無逋事吏不能欺涖官七考清嘯而已選授知虔州

雩都令西楚之地南際殊隣本之以蠻挻之風因之以欲斂之衆長鯨之戮雖久碩鼠之刺猶繁君下車考政經察人病矯異俗均地征常為諸邑之最吏民上書借替期求留任者無虛歲矣而懋賞弗臻成功輒去解印之日單車即塗君素多疾至是增劇以己亥歲秋九月十九日終于歷陽馴翟里之私第享年四十有一以其年冬十一月六日葬于本縣本鄉許思里祔先君長史之塋禮也君前娶潁川陳氏後娶樂安花氏皆良家之

子淑德不爽二子曰德容德鈞二女皆佩觿丱角之歲

君天資貞吉立性和雅尊敬師友敦睦親姻移之于官

故所至皆理而位不系于朝籍年不登于下壽能無遺

恨乎鉉兄弟少孤長于舅氏親承撫卹勉以進修門構

不傾君之力也嗚呼渭陽之贈已矣寧追逝川之歎

哀哉何極故拂貞珉紀述遺德庶深谷以徙遷見清芬

之末泯其詞曰

懿哉華族鴻臚有聞家餘厥慶世濟其文祉祚鍾積實

生我君惟君之生資性天成清談夔馬實思凌雲道光
表式才中銓衡爰職縣符政閑務舉旋綏二邑梟飛鸞
舞天亦難諶俄悲物故驚波易邀陽露難收荒郊落日
宿莽窮秋銘兹幽壤永樹芳猷

唐故常州團練判官檢校尚書左僕射劉公墓誌

夫資忠全孝含貞履潔君子所以沒身而守之聖人所
以屈己而申之其道可傳其風可仰嗚呼劉君其殆庶
乎君諱鄗字巨源其先彭城人徙居廣陵重世矣曾祖

永澧州司户參軍祖審不仕考瓌檢校户部尚書贈右
僕射君生而岐嶷有異常童五嵗而孤即禀至性年在
幼學卓然老成初先君事吳實幹近職而太夫人王氏
與貞穆皇后復有姻舊故宣帝命君使事丹陽公府公
龍飛以君為殿前承旨便蕃左右靖恭夙夜動必稱職
人無間言二十年間累遷檢校禮部尚書充崇賢殿使
及轉俯代謝衆或將迎君侃然正色有死無二游説之
詞不能入權利之勢不能動於是閹竪希旨以飛語中

之坐除名流池陽郡明年有唐受禪烈祖嘉君盡忠亟召之還除常州長史悉還其官階田宅未幾又改和州長史聽歸廣陵舊居初元宗方在膠庠吳帝使君召拜郎中賜以章綬自爾至於為相每朝謁必先見君而後入及元宗即位召至京師復命太夫人入禁中如貞穆之時謂曰吾受吳朝恩禮不敢忘也今猶數夢讓皇帝執臣子之禮吾覩當時近臣唯夫人兒為長者帝意親之今復得在吾左右良足慰也君聞之遂稱足疾不任趨

拜上仍賜第以居之歲時錫賚甚厚時使親近諭旨竟
不能移上乃加太夫人封邑召君受命於朝固辭以疾
上歎息曰此子至孝今以其母故召之不來是必然也
此亦古人所難吾何為奪其節即久之以君為常州團
練判官不使之任優其禄而已今上嗣位加檢校右僕射君
家承鍾鼎之富少居綺紈之職時逢革故年甫壯室而
遂閉門却掃高謝人間孜孜色養怡怡自然姻族以之
肅穆士友以之景仰名節終始清風邈然丙寅歲夏六

月某日終于建安某坊之私第春秋五十有九初君葬
太夫人于茅山良常洞之西因自卜塋地即以其年月
日葬焉禮也前夫人張氏早亡今夫人吳氏實有萊妻
之賢能從伯鸞之操天資玉映令問蘭薰子昭嗣女某
等善慶所鍾家聲不隕愛敬哀戚在禮無違嗚呼令人
其必有後銍家世通舊復連懿親常以君抗節遺世既
近代之孤標而元宗推誠聳善又列辟之難事足以激
揚薄俗垂示將來乃為銘曰

忠于事君孝于養親逢時有道以義衛身隱不絶俗居
能保真我永終吉誰為古人地肺之原小茅之麓左盼
松岡右瞻栁谷檗棘新吹松楸再卜令問昭顯流光似
續刻此茗華永芳蘭菊

唐故印府君墓誌

君諱某字某其先京兆人也因官徙諜遂居建康曽祖
知章無禄早世祖某官考某官君幼而勤學長而力行
孝悌著于家庭信義行于州里弱冠明經擢第釋褐太

子校書千里之行時輩推許會上國喪亂遂南奔豫章連帥鍾公見而悅之辟爲從事豫章府變始歸建康井邑更移親舊泯没君慨然悲世難之未已感宦路之多艱扵是抗志衡門息機世表樂山林寡言語極談不過經籍之事足迹不游鄉相之門篤好六經歲誦再遍雖憂慘疾病未嘗廢也孜孜爲修善如不及恂恂爲與人無間言保大丙寅夏四月日考終命臨終訓勵諸子倫有嚴誡如魏顆之命無莊舄之吟春秋六十有九夫人

徐氏通儒書有婦德先君而逝即以其年月日合葬于某所禮也子崇禮崇粲舉進士崇簡明法及第為舒州司法參軍秀茂之業聞于揚中咸以為印氏之門其後必大諸子以我宗之自出故銘撰是求銘曰

於惟穆氏代有君子恂恂若人亦既克似退不丘壑進不朝市體道居貞全高没齒俊造之學施于後嗣昭昭令名與石無已

唐故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御史中丞包

君墓誌

君諱諤字直臣丹陽延陵人也粵我長源發于夏后分封受代着于會稽司農而後代有賢哲轉徙旁郡遂家延陵種德流光世為大姓曾祖某丹陽令祖岌潤州録事叅軍考洎和州歷陽令業官之美播于詠頌公以廣明庚子歲生于丹陽長于戎馬之間遂好金鼓之政氣質慷慨而孝于事親材用敏幹而慎于畏法命不我與事多無成高皇帝兼總六師以輔王室署君牙門右職

將進用之君以歷陽府君喜懼之年辭歸就養因隸歷陽軍中自是服勤祗役多在外郡家貧援寡仕不求聞三十餘年有勞無過養心知命以保遐齡文泰元年春二月日卒于鄱陽舟中春秋七十有九夫人危氏故賀州刺史諱德卿之女也婦道以順家政以嚴内慎有光六姻是則子三人曰會宗曰顗曰銳皆敬述先志勤修令名號奉靈輀俯就成制則以其年月日葬于江寧縣某里禮也某感深自出名謝貴甥載悲渭陽之詩永痛

西州之墅敬書遺懿以鏤貞珉其銘曰

猗歟府君世載其閒有道無命與俗同羣代耕得禄全和保真享壽八十下從先人乃整歸艎秦淮之濵乃卜玄宅句金之陵不可不識封丘勒銘悠悠餘慶永永芳塵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騎省集卷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司業臣納麟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朱封

騎省集卷十七

宋 徐鉉 撰

岐王墓誌銘

天地之靈氣發為賢人邦家之積慶鍾于公族其或富老成之智促殤子之年感羣情者自出于天資垂英聲者非由于事業是以蒼舒彰悼於魏祖表行曰哀夏王鍾愛于明皇錫名為一中興在運代有人傑見于岐王

矣王諱仲宣今上之第二子也文武儲慶日月輸祥實太姒之子如魯桓之貴天資秀發神機内融亦既免懷未遑就傅問安長樂侍膳寢門承歡愛于瑶齋極友悌于朱邸成人之量宛由生知三歲受封為宣城郡公假大司馬之秩維城之望日以光矣不幸構疾甲子歲冬十月二日薨於閣内年四歲主上痛幼敏之異極天慈之懷詔輟朝七日冊贈司徒追封岐王既而感上聖之忘情遵先王之從儉節哀簡禮以厚古風即以其月十

有八日偹鹵簿鼓吹葬于江寧府某縣某里之原有司諡曰懷獻禮也惟王以襁褓之年藴金玉之度異迹昭灼可得而言至于禁中娛侍常在左右或異宫一日則思戀通宵翌旦未明必親至御幄須奉顔色然後即安其孝也如此上每罷朝稍宴莊色未廻王則儼然侍立不妄言笑須天顔悦懌則趨就膝下怡怡稚戲不失其儀中宫以上之鍾愛恐漸於驕故撫字之方威克于愛每加教訓過于嚴厲而王凜然祗畏初不怫容退或見

上乃啼而自悔其敬也如此始二歲上親授以孝經雜言雖未盡識其字而每至發端止句之處皆默記不忘至于寢疾近數千言矣時聽奏樂必振袂擊節咸中律度工人試中變其曲王輒止之曰非前曲也雖周郎之顧何以加焉其慧也如此受封之日見于内殿音詞宣朗容止閑習觀之者咸歎重焉其敏也如此凡玩好之物意有欲者瞬息賞譽未嘗求索或識其意持以與之必再三推却不肯即受其毅也如此上曰昔人謂王勃

為神仙童子今此皃近是乎及其薨也悼念之甚曰吾
見他人賢子弟猶惜之豈惟父子之性乎中宮哀慟至
于加疾自非英姿感動孰能臻此哉議者以為列宿淪
精髙真降迹表瑞王室今復還矣嗚呼凡我臣庶曁乎
藩戚瞻飛蓋之何期慨神理之難測寧盡美于稱讚庶
騰芳于簡冊臣奉詔謹勒貞石其銘曰
粤我仙源流光慶延公族之異惟王生焉禮詩仁孝斯
之謂賢夙習非學生知自天既與之智胡奪其年瞻庭

蘭刈顧掌珠捐孟冬寒氣京兆新阡鼓吹蕭蕭旌旐翩翩跣逸躅于稚齒閟藩房于夜泉已焉哉庶彭殤之一夢豈没世之無傳

嗚呼庭蘭伊何方春而零掌珠伊何在玩而傾珠沈媚澤蘭隕芳馨人猶沮恨我若為情蕭蕭極野寂寂重扃與子長訣揮涕吞聲噫嘻哀哉

又銘一首

至尊所作上省庭蘭掌珠之句謂得比興之實遂廣其

意發為斯文親紆宸翰批于紙尾足以厚君親之義行慈孝之風是用勒石永光泉戶謹記

故平昌郡君孟氏墓銘

太歲癸卯五月十有九日大行皇帝諸妃平昌郡君沒于大內之別院享年四十有三嗚呼哀哉昔天保未定大東啟其疆魯道有蕩三桓紀其政實孟氏代為強宗德厚流光之符祥發為慶膺之效宜乎來裔生此淑人曾祖某祖造父及皆以含道居貞遯世無悶克家垂訓

式永門風郡君麗窈窕之容秉肅雍之徳游依漢水氣
兆河間乃膺八月之求入預良家之選壁門受職彤管
服勤恭順之心奉坤儀而得禮明惠之智導宫教而無
遺爰屬造邦遂崇封邑路寢之後柔芳載揚既而千載
上仙宫車晏駕號遺弓于萬國感餘香于九御沈哀共
極美疢獨縈不延幽穸之期重惻上宫之念嗚呼哀哉
即以其年六月日葬于江寧縣安徳鄉徳信里之原禮
也青烏既吉覆釡斯營永光烈女之風盡紀他山之石

詞臣奉詔謹勒銘云

杳杳平野蕭蕭一丘原松積靄隴吹臨秋吁嗟淑女於此藏舟委芳質兮原夜奉靈駕兮仙遊惟惇史兮未泯豈餘芳兮不休嗚呼哀哉

故昭容吉氏墓誌

天子建內官必先令德九嬪掌婦學以教六宮是故壼則成風漢濵流化者矣昭容吉氏麗瑤姬之質富班女之文治絲枲以服勤宮功有序徹粢盛以舉職祀禮無

懲用能妙簡皇心光膺盛典頃錫粉田之職因開左輔之封嗣服之初日不暇給視月卿而命秩近正朝恩閲逝水以成川俄悲異物春秋三十有三保大三年秋七月二日薨于别宫皇帝悼之廢朝一日遣奠之禮有加等焉即以其年月日葬于上元縣龍城鄉之原禮也昭容諱其字東海朐山人也曾祖徵朗州龍陽縣令祖黨壽陽縣令父彦輝海州懷仁縣令咸膺鄉里之選屈從州縣之勞有利物之能不享其位垂積善之慶克茂其

宗著籍金門移家戚里昭映惇史不其美歟詞臣奉旨
式揚懿德庶使高深自改長延丹砌之恩金石無虧仰
慰璧臺之念其詞曰
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儲慶炳靈實生昭容史曰明智詩
云肅雍内職以理柔芳有融閲川宵奔燃膏曉滅西陸
移景涼風殺節虞殯流聲遣車成烈茗華不磨蘭菊無
絶

唐故鍾氏太夫人太原縣太君王氏墓銘

夫人太原祁人也因官徙籍遂居豫章自緱嶺肇基晉陽錫壤光靈緐祉蔚為大宗圭組簪纓與世升降聖歷中否我亦不彰故祖考某皆藴道居貞流謙毓德夫人有金玉之質桃李之姿柔順睦嫻以奉慈訓組紃織紝聿勵家風宗族里閭莫不稱美先公司徒纘戎嗣服實臨我邦夫人誕昭四德之華用光九女之選門内之理實皆聽之家人尚嚴婦道貴順主饋以敬均食以慈契濶夷險始終若一邦君内則皆取正焉嗚呼昊天不庸

路寢即順夫人棘心遘首率由舊章素尚空玄益所明

習常齋居燕處諷誦真文雖祁寒盛暑未嘗廢也又以

恭儉孝悌文學道義訓勵子弟皆成其名保大年詔封

太原縣太君從子貴也二子長曰懷建由校書郎歷東

府掾以羣從百口家于豫章于是辭祿公朝歸綜司政

因除洪州都督府司馬次曰僙以屬詞敦行從事戚藩

累登臺郎為集賢殿學士會中令齊王避親讓寵授鉞

臨川朝廷慎選英僚以光幕府除撫州觀察判官檢校

屯田郎中既拜而夫人疾亟文泰元年春二月十八日卒于京師嘉瑞坊之官舍享年七十有五即以某年月日歸葬于洪州某縣某里之原禮也嗚呼富壽戩穀天所以佑善也金石銘撰世所以垂範也二者無愧可謂賢哉鉉早奉世親晩連姻好景行懿徳敢用直書其銘

曰

緱山不傾清淮不湮故我王氏實生令人衛姬之智孟母之仁光裕祖禰垂慶來雲西山之陽章江之濵靈仙

攸宅松櫝相因遐壽歸全以反吾真

唐故太原府君夫人彭城劉氏墓銘

夫人麗窈窕之容蘊幽閑之徳孝敬肇于天性明惠本于生知光乎六姻是謂賢女初我大父殷考遇皆立功興運蔚為將臣婚姻之盛冠彼當代故夫人既笄歸于我府君君諱承進壽州節度使國公之第三子也二族斯睦百兩是將婦禮之嚴家道爰正府君性疎直喜賓客理劇如簡不以世務攖心行已取適不以家財為重

鍾鼎之族化為簞瓢夫人雅性冥然自足慈和待物恭儉飭躬子孫以之而克家僕御以之而服教及罹蓬首之痛誓全栢舟之節柔芬方遠景命不融春秋四十有九戊午夏六月某日終于京師瀕江坊里第子某等俯就成制號奉靈輀即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祔府君之塋禮也鋕幸叅諸壻獲從外姻載陳執紼之儀仍奉懷鉛之託敢書懿範以鏤貞珉其詞曰

嗟淑女兮仁慈肅雍伊君子兮亮簡疎通合二姓兮五

侯之宗垂內則兮素士之風悲秋霜與冬霰摧女蔦與青松念光塵之倏忽獨天長兮無窮

唐故隴西李氏夫人墓銘

夫人諱某氏某其先太原人故左司郎中贈太府卿諱潛之孫今太弟洗馬裔之第三女也伯仲世父皆踐歷臺閣抑揚聲實相糾以孝相高以讓芝蘭桃李閨庭粲然夫人襲圭組之英發為秀色鍾姻睦之氣凝為淑性柔而有則愛而不驕紃組之工翰墨之妙稟自天性能

必過人及長歸于李君君名俛故楚州刺史諱承嗣之孫今禮部尚書度之少子也舅甥之故齊魯之匹好合之美潘楊之風夫人移天睦族率由典禮不恃舊以廢職不矜能以怠敬門内之理清芬穆然嗚呼嚴霜春零蕣華朝墜享年二十有五某年月日卒于京師某里之寓居二族悲慟六姻悽憯仁而不壽古則有之以其某年月日葬于江寧縣某鄉里之原禮也東海徐鉉以世親之舊實維私之敬執紼永悼刻石為銘銘曰

天之命兮不可知生此賢女兮鍾淑資嬪于盛族兮昭令儀與之才兮不與之壽永凋落兮芳時儼黼翣道靈輀小江村兮長江湄千秋萬代兮草離離空餘初月如蛾眉

唐故文水縣君王氏夫人墓銘

夫人諱晼字國香其先太原人今為廬江人也祖潛左司郎中贈太府卿考坦禮部郎中皆以貞幹純懿見稱于時夫人麗窈窕之容秉明慧之性幼失所恃事繼親

以孝聞在家不違于姆師移天不失于婦順初先姑之治也嚴而有恵逋而得禮夫人覲刑禀教莫不率循故三十餘年門風家法凜然如舊性尚静退不樂世喧始愚之在要職也夫人憂形于色及其居貶所反欣然忘貧此其所以為異也雖門族素盛而世途多故禄賜所入賙給無遺豐約同之親踈如一至于濯澣之儉組紃之勤蘩藻盡敬儒玄勵操環珮中節始終不渝少善秦聲長亦捨棄每晨興誦五千言而已享年五十戊辰歲

八月一日終于京師舜澤里之官舍其年十月二十三日歸窆于西山洪崖鄉鸞岡里從先姑大塋禮也有子曰夷直女曰神華林華嗚呼愚常以體道委命為懷而情之所鍾不知其慟銜涕秉筆庶不泯其聲塵焉銘曰緱嶺之靈生此淑人洪崖之濆寄此新墳生與道俱沒與仙隣悠悠精爽豈或為塵嗚呼吾信積善之必爾故攄恨於斯文

騎省集卷十七

騎省集卷十八

宋　徐鉉　撰

御製春雪詩序

臣聞堯尚文思書有永言之目漢崇儒學史稱好道之名所以澤及四海化成天下其後迂闊王道蕩淫淳風正始之音闕而莫續魏帝孚雲之句不接輿詞王融曲水之篇無聞聖作將興古義允屬昌期我皇帝陛下尚

武功成右文業廣明踰日月不以聖智自居思挾雲天不以才能格物其或南薰有懌東作無憂民思秋稼之娱物茂冬烝之禮思覃在鎬調振横汾天籟發音疇非聳聽乾文垂象寧隔瞻仰信可以暢列聖之謨猷變生人之耳目者也於是歲躔作噩序首青陽玄鳥司啓之明晨白獸稱觴之節日有唐中興之一紀皇上御歷之七年地平天成時和歲稔衢樽之味普洽玄風擊壤之聲散為和氣同雲暗野朔雪飛空急勢隨風影亂東郊

之仗凝華接曙光浮元會之筵星躔既移雲罍乃啟太
弟以龍樓之盛入奉垂旒齊王以鳳沼之崇來參綈几
霞軒結轍華履齊趨唯陳韶頀之音無取魚龍之戲喜
油油之既洽顧奕奕之方呈筆落天波言成帝典七言
四韻宣示羣臣乃命太弟太傅建勲翰林學士給事中
朱鞏常夢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殷崇義游簡言吏部
尚書毗陵郡公景運工部尚書上饒郡公景邃左常侍
勤政殿學士張義方諫議大夫勤政殿學士潘處常魏

岑駕部員外郎知制誥喬舜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徐鉉膳部員外郎知制誥張緯光禄卿臨汝郡公景逵鴻臚卿文安郡公景遊太府少卿陳留郡公景道左衛將軍樂安郡公弘茂駕部郎中李瞻等或賡元首之歌或和陽春之曲如葵心之向日馭似蟄戸之環雷門二十一篇咸從奏御皆所以美豐年兆申萬物之情非徒載笑載言一吟一咏而已昔者白雲之唱七萃馳驅黃竹之詩萬人凍餒王猷且塞後嗣何觀孰若偃仰大庭優游

六藝初筵有秩而六宮不移夜漏未央而百官已事被之樂府授以史官煥乎文章無得而稱也有詔為序以紀歲月御批云宿来健否酒醒詩畢可有餘力何妨一為之序以紀歲月呵呵天慈過聽猥屬微臣徐樂上書徒慙暮入其日内宴臣鋐迫夜方赴安國作序幸冠首篇狂簡僅成兢憂罔措謹上

後序

昔者漢宮故事著成王負扆之圖魯殿宏規紀黃帝垂衣之象用能昭文昭物雖十世而可知如玉如金更百

王而不易況乎天統建寅之首皇猷累洽之晨上瑞方呈宸遊載穆拱北極而衆星咸在祝南山而萬壽無渝明皇花萼之樓風流不泯德祖中和之節雅頌常垂寳奕世之耿光為中朝之盛觀固當騰之竹帛飾以丹青襲六藝以同明與天文而共麗皇太弟重離普照博望凝思敦古道以致君法前經而作事命千秋而指畫召立本以趨馳桀然後素之功焯爾彰施之象煦如就日肅不違顔萬國式瞻若奉衣裳之會羣臣仰止似聞輿

馬之音盛德形容於斯大備者也初外朝既罷內宴方陳赴召者上自副君逮於戚里銅壺已宴聖藻爰飛或逡巡而載歌或蹈詠而不作既而有詔出示羣官臣建勲義方鋐等聞命在前援簡先就因承中旨入奉斯筵而兩省衆篇翌日咸集故奉和者二十一首而侍宴者十有四人前序闕遺被令重述謹上

御製雜說序

臣聞軒后之神也畏愛止乎三百唐堯之聖也倦勤及

乎耄期文王之明夷也爻象周於六虛宣父之感麟也
褒貶流於百代乃知功利之及物者與形器而有限道
德之垂憲者將造物而常新是故體仁者必懇懇於立
言務遠者必勤勤於行道然則封泰山告成功七十二
家正禮樂删詩書一人而已大矣哉立教之難也有唐
基命長發祥符舊物重甄斯文不墜皇上高明博厚濬
哲文思旣承累聖之資仍就甘盤之學鴻才綺縟理絕
名言默識泉深事符影響自祗膺眷命欽若重熈廣大

教以厚時風勵惟精而勤庶政宥萬民而罪已體百姓以為心俗富刑清時安歲稔其或萬幾暇豫禁籞宴居接對侍臣宵分乃罷討論墳典昧旦而興口無擇言手不釋卷嘗從容謂近臣曰卿輩從公之暇莫若為學為文為學為文莫若討論六籍游先王之道義不成不失為古儒也今之為學所宗者小説所尚者刀筆故發言奮藻則在古人之下風以是故也其乏高識遠量又如此焉者魏武帝有言老而勤學而所著止於兵書吳大

帝亦云學問自益而無聞述作風化之旨彼其惡歟屬者國步中艱兵鋒始戢惜民力而屈已畏天命而側身静慮凝神和光戢耀而或深惟遼古遐考萬殊懼時運之難并鑑謨猷之可久於是屬思天人之際游心今古之間觸緒研幾因文見義縱横毫翰炳煥緗緗以爲百王之季六樂道喪移風易俗之用蕩而無止滔心堙耳之聲流而不反故演樂記焉堯舜既往魏晋已還授受非公爭奪蓢起故論享國延促焉三正不修法獘無救

甘心於季世之偽絕意於還淳之理故論古今淳薄焉
戰國之後右武廢儒以狙詐為智能以經藝為迂闊此
風不草世難未已故論儒術焉父子恭愛之情君臣去
就之分則褒申生明荀彧俾死生大義皎然明白推是
而往無弗臻皆天地之深心聖賢之密意禮樂之極致
教化之本源六籍之微辭羣疑之互見莫不近如指掌
煥若發蒙萬物之動不能逃其形百王之變不能異其
趣洋洋乎大人之謨訓也夫天工不能獨運元后不能

獨理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君無臣鄭公所以嘆恨庶乎斯民有幸大道將行舉而錯之域中則三五之功何遠乎爾臣又聞將順致美鋪陳耿光布堯言於萬邦稱漢德於殊域蓋詞臣職也若乃嚮明而理負扆而朝慶賞威刑豫游言動則有太史氏存焉又若雅頌文賦凡三十卷鴻筆藻麗玉振金相則有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徐鍇所撰御集序詳矣今立言之作未即宣行理冠皇墳謙稱雜説臣鉉以忝侍禁掖首獲觀瞻有

詔冠篇勒成三卷而三卷之中文義既廣又分上下焉凡一百篇要道備矣將五千而並久與二曜以同明昭示孫謀永光册府謹上

北苑侍宴詩序

臣聞通物情而順時令者帝王之能事感惠澤而發頌聲者臣子之自然況乎上國春歸華林雨霽宸遊載穆聖藻先飛雷動風行君唱臣和故可告於太史播在薰絃帝皇墳典莫不由斯者已歲纒巳巳月屬仲春主上

御龍舟游北兆親王舊相至於近臣並儼華纓同參曲宴時也風清景淑物茂人和望蔣嶠之嶔崟祝為聖壽汎潮溝之清淺流作天波絲簧與擊壤齊聲醆斝共君恩俱醉乃命即席分題賦詩睿思雲飄天詞綺縟文明所感蹈詠皆同既擊鉢以爭先亦分題而較勝長景未暮百篇已成自揚大雅之風豈在小人之職奉詔作序冠於首篇授以集書藏之金匱謹上

文獻太子詩集序

鼓天下之動者在乎風通天下之情者存乎言形於風
可以言者其惟詩乎粤若書契肇生雅頌乃作達朝廷
邦國之際其用不窮更治亂興替之時其流不竭六義
浸遠百代可知矣夫王公大人居尊履正其行道也無
迹其成務也不宰所以可則可象有功有親非夫詠言
何以觀德周文陳王業之什召穆糾宗族之篇聖人輯
之皇猷備矣子桓振建安之藻昭明總著作之英體有
古今理無用舍夫機神肇於天性感發由於自然被之

管絃故音韻不可不和形於蹈厲故章句不可不節取譬小而其指大故禽魚草木無所遺連類近而及物遠故容貌俯仰無所隱怨則可戒讃美不誣斯實仁者之愛人智士之博物王室光啟人文化成上去刪詩綿二千祀其用益廣其制益精絶其流冗結以周密王言帝典炳蔚於縑緗詞人才子充溢於圖牒若乃簡練調暢則高視千古神氣淳薄則存乎其人亦何必於苦調為高奇以背俗為雅正者也殿下挺生知之𢭃有畧聖之

資道冠三才學兼百氏虞庠齒胄騰聲於就傅之年侯
社錫圭底績於為邦之際隨城封壤人歌召伯之棠浙
右控臨時賴京師之潤戎機鞅掌曾不勞神閒館暇游
未嘗釋卷深遂莫測其際喜愠不見於容唯奮藻而摛
華則緣情而致意至鍾山樓月登臨牽望闕之懷北固
江春眺聽極朝宗之思賞物華而頌王澤覽稱事而勸
農功樂清夜而宴嘉賓感邉塵而憫行役沈吟命筆顧
眄成章理必造於玄微詞必關乎教化或寓言而取適

終持正於攸歸著於簡篇凡若干首及玉符來覲玄圃歸尊臨飛閣之華池即洊雷之講肆斯文間作盛德日新蓋曠代之宗英實一時之師匠以鉉幸㕘贊論嘗典絲綸謂可言詩因令視草聽鈞天之奏徒欲動心酌滄海之波唯知滿腹敬抽短翰式繼頌聲謹序

翰林學士江簡公集序

士君子藏器於身應物如響成天下之務者存乎事業通萬物之情者在乎文辭然則日月不知人亡政息瞻

之則渺然在羲軒之上蹈之則肅然若旦暮之間自非
遺文餘教則作者之道或幾乎息矣嗟夫天地長久英
靈超忽鄴中才子與樂事以俱淪江左名臣及玄譚而
共盡清流可挹勝氣猶生閱䖍簡以凄凉撫絕韋而慷
慨斯文未喪何代無人濟陽江公鍾川岳之粹靈體角
犀之奇相芳蘭十步本自天資建木千尋非求外奬弱
齡聞道夙歲馳名竹箭稱美於東南來充王府天馬擅
奇於西北入奉乘黃於時聖歷中興賢才間出公從容

冠葢之際頡頏臺閣之間文學高深識優理勝虛襟接物簡易多通正色當官直方無擾定祖宗之大號功補神明端風憲之直繩氣慴姦宄身可屈而名不辱用即行而舍即藏故叢棘三年雅懐自若承明再入時望彌高人無間然道亦光矣嗚呼運逢上聖年在中身人之云亡空嗟殄瘁死而可作誰與同歸詩所謂胡不萬年傳有云古之遺愛者也昔襄陽孟浩然年五十有二疾發於背而亡公豈其後身歟何符合之若此惟公以進

士擢第以詞賦馳名事藩邸叅管記之司登朝籍專掌綸之任奏議表啟時然後言詩筆歌頌和者彌寡絶文場而遠騖横學海以孫飛綜南北之清規盡古今之變體優游兩制不亦宜乎然而初無簡編文乃亡逸嗣子趨門生王克珍等或捜諸經笥或傳於人口或焚稾之外或削材之餘彙聚羣分得十卷授之執友以命冠篇鉉族近親情官聯迹密每西垣景晏北第風清忘形樽俎之間得意筌蹄之表西江東海俱為賦鵬之鄉北門

右掖並對受釐之間嗟乎相如既徃空存封禪之書季子云來但有心期之劍寢闈流慟已隔生平都門長遥遽成今昔追託言於夙契申永悼於斯文援毫悲咤存諸梗槩云耳

蕭庚子詩序

人之所以靈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也或情之深思之遠鬱積乎中不可以言盡者則發為詩詩之貴於時久矣雖復觀風之政闕遒人之職廢文質異體正變殊

塗然而精誠中感靡由於外獎英華挺發校自於天成

以此觀其人察其俗思過半矣北夫澤宮選士入國知

教其最親切者也是以君子尚之蘭陵蕭君江左之英

詩死之精其為人也樂易其處世也靜默忘形衡泌之

下茗節戎馬之間其道日新其名益震諸侯虛左五府

交辟今晉王殿下樹藩作相樂善愛才幕府初開君實

首冠由典教書至儀曹郎出入兩宮官無虛授優游多

士交必正人每良辰美景登高送遠適莫不存於心府

勢利不及於笑談含毫授簡唱予和汝其性淡故略淫靡之態其思深故多清苦之詞大雅之士何以過此鉉與君為友幾將二紀其間聚散窮達罕或寧居淡成之性始終若一靜言投分想見古人丁巳歲撫王高讓承華出分陜服君以宮省舊德復踐初筵撰行之夕俾予視草鉉也不佞無足揚君之美徒欲申别恨叙交情故作斯文冠於篇首云爾

成氏詩集序

詩之旨遠矣詩之用大矣先王所以通政教察風俗故有采詩之官陳詩之職物情上達王澤下流及斯道之不行也猶足以吟咏性情黼藻其身非苟而已矣若夫嘉言麗句音韻天成非徒積學所能蓋有神助者也羅君章謝康樂江文通丘希範皆有影響發於夢寐今上谷成君亦有之不然者何其朝搘鷹犬夕味風雅雖世儒積年之勤曾不能及其門者也逮予之知已盈數百篇矣覩其詩如所聞接其人如其詩既賞其能又貴其

異故為冠篇之作以示好事者云戊戌歲正月日序

騎省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騎省集卷十九

宋　徐鉉　撰

送謝仲宣負外使北蕃序

自昔新都盜國撓我中州建武開元越在江左日月之照不及河洛之地者四十年矣主上方恢遠畧宏下武聖作物覩有開必先故使偽邦失政代馬大入山泉反覆羌渾沸騰五州遺甿二京故老引領南望庶幾撫予

天子聞之憫然故命大司馬賈公使以觀變儀曹郎謝君副焉儀曹别予應曰美哉是行蒼生之福在斯舉矣始予及子同省予弟又與子同府交道深矣今子將之絶域無以為贈請贈以言夫格天地充四方莫先乎禮昔我太宗文皇帝革暴隋一宇内屈已濟物虚心納諫故四夷君長歷代不賔稽顙闕下可謂德矣聲明文物垂三百年絶而復續可謂禮矣苟使踰百千代之有國家者猶當企聳下風奉行不墜況中興之嗣君乎周秦

宮闕是本朝二宅貞觀德禮是本朝家法若棄之而不念委之而不修非天子之意也主上躬行於内而使二君順之於外今强敵入貢中原無主聖人不能違時時至不可失也子其勉之哉思聖意顧人心步騎百萬以攻戰為事不可以威武服也强豪聚首以奸詐為常不可以智力勝也子其將之以德慎之以禮衣冠餘緒必觀光於使臣一覩漢官威儀必感泣頓服宅心南向茍或不爾是絶蒼生之望也可不慎歟銍自束髮從宦側

聞長者之論盛言為戰國者必以權道子視商周以降誰非戰國寧有以權道躋太平乎而言以人棄故事與願違令子王府元僚居可言之地遠使上介當可行之時勉之哉故人之願蒼生之望在此而已行矣文昌春風二月征途萬里捨游宴之適就鞍馬之勞征虜亭下南朝送别之場臨滄觀側茂宏思洛之所叙離懐古寧無情乎矧軺車所經觸緒牽思渡長淮則想清流暎月之景過睢園則思愁雲零雪之興望鞏洛則傷麥秀之

詩指唐晉則感大風之歌綏懷之暇彈琴咏詩以袪欝陶之慮還軫在邇不復多陳聊叙鄙志爾

送賛善大夫陳翃致仕還鄉詩序

夫進退之機大易稱首止足之誠玄文所宗君子動必秉時故言行而事立靜惟體道故身貴而名全然則知之非艱行之不易去聖既遠引年益稀是以古之明君爰有成式重辭禄之士優縣車之禮賁飾寵秩靡限常均所以崇德尚賢激貪勵俗者也皇風所及我有其人

太子洗馬陳翊江浙炳靈鄉閭獲譽棲遲下位而升聞自高便蕃統任而祇畏日積時方多艱寄切司聰將命無私臨事能斷盤錯必解風雨不渝及少海告符瑶山表慶天下之本既正四郊之壘亦罷於是咏遂初之賦決高謝之懷京口之西先有别墅前臨廣陌却枕長江田逾二頃桑都八百戴仲若軒縣之地不遠風烟蒲真人鹿迹之鄉依然川域誅茆築室素欲終焉其所闕者飛泉而已甞因暇日策杖尋幽爰有道人指示巖溜百

步之内一道縣流其清可鑑其味如醴縈崖漱石滌慮蠲痾信山水助其好尚亦心府資其瑩濯既而挂冠請命伏閤陳辭優詔嘉之竟允其請錫金紫之服升贊善之資輕舟東浮盡室而去副君執手流涕似宜都之别弘景羣公供帳祖餞若都門之送二疏知與不知莫不稱嘆殿下調高雅頌文動星辰賦詩一章以寵行邁掩鄴中之舊制流樂府之新聲足以厚君臣之情敦風化之本縑緗麗色丘壑增華自周行之人與觀光之士靡

然投贈槃爾成章遠比河梁之篇近擬白雲之集夫其貞退之節樂善之風實教義之所臻亦咏歌之盛觀也銘名棨望苑迹本騷人敢言能賦之才濫奉言詩之賜敬序麗則冠于首篇

送張佖郭賁二先輩序

君子所以章灼當時焜燿來裔者必曰進士擢第繳尉釋褐斯道也中朝令法雖百王不移者也自聖歷中興百度漸貞能興此美者今始見張郭二生矣則知九仞

之勢千里之行哉凝雲逐日未可量也鉉也不佞生於先賢之後進在二子之前此美不兼可以歎息然有事同而時異請試論之噫詞場陻廢五十年矣故老之言議殆絶後生之視聽懵然今百辟有司逵于郡國吏徒見趨走公府中一尉耳焉知其餘哉而二君子調高才逸年少氣盛將以俊造之業自重責人以既廢之禮又將以堯舜之道爲用議政於俗吏之間如是將與時大乖矣嗚呼彼衆我寡或者難以勝乎君子之道無施不

可舒之彌四海卷之在掌握日礫見奇于牧馬元揚知名于水碓彼二人即公輔大器也豈以恥辱為累哉愚願二君子反已正身開懷戢耀無望人以不知無强人以不能如斯而已矣今天子重文好古諸生懷才待用所以蒼生未蒙福者上下之勢殊中有間耳大易之義物不終否否極必泰泰之時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君臣相合然後事業遠矣吾以為斯道之復不遠吾子其勉之句曲仙鄉廣陵勝地多難將弭春物

將華琴棊詩酒足以為適贈言之旨盡於斯焉

送武進龔明府之官序

古人有言士君子志意既立名譽不聞蓋朋友之過也嗚呼予於龔生有之矣始予居獻納之地生已為赤縣尉嘗竊議謂生宜叅諫垣憲府之任而未果拔茅之志遽為賦鵩之行生不旋踵亦左授天長用武之地朝廷置建武軍於其所使為將者治之習兵與儒其志不通也處長與佐其勢不鈞也軍市之征日用於民王澤之

流不被于俗及生之至官聯始舉删華革獘丕變舊風踰年告歸舉邑之民相率遮道不聽去乃潛匿佛廟室中耆耋輩索而獲焉扶之上車擁之而還竟不得已中夜而遁異哉遺愛之風若此考功之吏弗閱丙寅歲予避兵于池陽遇生侍親郡中勉之東下是時甘泉有烽火之急天子下哀痛之詔予謂生必自致青雲之上以解天下之倒縣而出入三年始為武進宰噫非朋友之過乎嘗試論之曰才不才在我用不用有時道之所存

其人乃貴功名寵祿何足筭哉茍澤及于民教被于物則百里之廣千室之富斯可矣與夫揚孟之徒坎坷閭巷垂空言於後世者不猶愈乎行矣龔生茍有良田何憂晚歲贈言之要其過此乎

送劉生序

彭城劉生為南畿令天官侍郎昌黎公作序以送戚稱故歷陽宰楊貟外光儒之為政以爲之銈與楊君有姻深知其内行君清簡仁愛心無適莫自妻子僕妾及家

族吏民接之無親踈之隔求之於形骸之外蓋真純之氣充而感召之應遠民之好競者皆相與言曰衆若嚚訟必撓吾員外矣嗚呼其古人乎今劉生才俊于楊學優于楊觀其政績等然生猶有耿介不平之氣觀吏部之勗子與予之贈言蓋為是也子息心藏用溜然與道合在古人上矣矧西山神仙之宅也旌陽其遠乎僕故倦談生停驂已久故楊搉以論之九月二十七日中書舍人徐鉉序

游衛氏林亭序

建康西北十里所有迎擔湖水木清華魚鳥翔泳昔晉元南渡壺漿交迸於斯今中興建都人烟櫛比於是其間百畝之地宮率衛君濬水之所也前有方塘曲沼之勝後有鮮原峻嶺之竒表以處堂累榭飾以恠石珍木悅目之賞充牣其中待賔之具無求於外庶子王君諭德蕭君贊善孫君與上臺僚嘗游焉賢衛君也陶陶孟夏杲杲初日虛幌始闢清風颯然班荊蔭松琴奕詩酒

登降靡迤闚臨駘蕩熙熙然不知世與我之為異矣嗟乎天生萬物貴適其性君子有屈身以利物後已而先人或行道以致時交或効智以濟世用斯有貴乎自適者也朝市丘壑君得中道焉下維道迂智劣無益于事山資弗給歸計未從每尋幽選勝何遠不届一踐兹境杳然忘歸凡我同遊皆為智者徵文紀事其有意乎壬子歳夏五月祠部郎中知制誥徐鉉躊躇慨嘆之所作也

騎省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騎省集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司業臣納麟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周錠

謄録監生臣朱封

騎省集卷二十

宋 徐鉉 撰

百官奏請行聖尊后册禮表

文武百官臣某等言伏奉制旨以聖尊后册禮奉令旨俟百日後上進者仰承嚴命固合遵行但以事有未安理須陳奏中謝伏以歷代已來嗣極之主禮之大者尊奉上宫倘或正儀未行庶事莫敢先舉所以陛下裁暦

册禮即下制書長樂歸尊已先考理百司承式將擇吉辰及金輅言還六宫即叙惟憂典禮已屬稽遲遽覩絲言備聽慈旨在苴蔴之次誠極感傷然吉凶之儀本無妨礙歷觀前載徧考儒臣法度具存事體至大况涣汗之澤普及諸侯簡册之行便當相次未修大禮交懔羣情伏乞陛下再禀嚴慈俯廻聽允臣等幸塵有位庶免曠官冒瀆冕旒無任

賀德音表

文武百官某等言伏覩御禮崇尚儉約克已庇民節省服用去金玉之飾減放嬪御屏聲色之娛供進珍羞製作奇巧中禁賜與内門資用並從損廢以綏征徭宸翰章明德音流布凡百卿士至于兆人歡呼感動倍百常品 中賀 臣聞文武之政方策存焉知之非艱行之不易故自三代以降繼體之君有師保之訓以制其情有諫諍之臣以救其失及其行也猶未臻焉豈有發自宸衷出于獨斷乾文昭煥至德宏新聳動四方如此之盛者

也伏惟陛下重熙撫運下武膺期翼翼小心乾乾夕惕寅畏所感人神罔弗和仁明所加細大罔弗理然猶勞謙訪道虛已求才日照天臨山藏海納體唐堯之仁以親九族極虞舜之孝以奉上宫率天下之尊以承顏問安舉四海之富以扇枕調膳德既充矣化亦孚矣然後卹小民之艱食閔羣吏之急徵息澤虞之征釋公田之禁崇足用之本近取諸身致九年之儲無求於外斥靡曼之色成遂物情除珍玩之飾率由舊典去淫巧以急

用罷私債以歸公生人之耳目維新風俗之淳浮立變
先皇帝貽翼子之訓垂聖人之資言有所未宣行有所
未遂陛下奉揚先志推而行之數年之閒盛美斯備向
若非陛下之孝心廣達無以見先帝之聖作惟巍巍乎
煥乎不可得而名已昔者成湯因歲旱而罪已周成動
天威而責躬咸能即致時雍永錫繁祉豈若陛下春秋
方富中外方寧制於幾先行此難事宗社之降靈可見
邦家之流祚何窮率土之濱孰不幸甚則臣向所謂知

之非艱行之不易陛下既能行之矣臣又聞行之甚易終之實難願陛下愼而守之則登三邁五夫何遠耶臣等幸塵班列無補明徳徒慚充位之譏但賀蒼生之福措詞有盡順美難周臣等不勝瞻天仰徳歡呼躍踊之極

謝詔撰元宗實録表

臣鉉伏奉詔諭以元宗皇帝實録命臣修撰才微任重恩厚責深拜捧絲綸若臨氷谷中謝臣聞握圖御宇既

憲章於在昔創法垂統亦啟佑於後昆然則至德無名元功無迹惟日用而不竭豈淺局之能量是以良史之才歷代為重以南董之直而無聞於成編如遷固之能而不絶於浮議則知鋪陳王業昭灼皇圖求之當仁豈易輕授伏惟元宗皇帝紹中興之統承累洽之基大孝邁於有虞仁恕逾於漢祖愛人節用得孝文之風重學崇儒有建元之烈東京則光武章明以憂勤立政魏室則太祖陳王以文藻化人綜是全功允昭聖德對越上

帝敷佑下民二十年間慎終如始陛下嗣膺寶歴欽若天明以累聖之資輔生知之哲導揚休命啟煥貽謀故得畏軒后之神更延三百配文王之祀永奉明堂必將著以丹青播于金石斯為重任宜在鴻儒如臣者章句末流記問微學遭逢之便塵玷司言豈意天鑒不遺宸慈過聽獨加寵寄及此非才進退莫遑怔忪失次然臣祗事先帝常忝近司沐王澤以滋深欽皇風而永久報大君之厚德誠有愚心圖作者之清塵其如公議戴恩

愈極揣分彌驚未識津涯徒知慶躍

謝賜莊田表

右臣伏蒙宸慈念及闕乏特降宣旨為置莊田仍且於少府監賜熟米二百石者望外之恩莫知所自撫躬拜命終懼且驚伏以臣禀性顓愚觸塗踈拙幸縁際會早玷清華禄秩之資既為過量吉凶之備皆沐優恩空費稻粱寧禆海嶽但以家傳清白族有羈孤雖欲居常終慙逼下盖亦闇於世務非敢竊效古人伏惟陛下明極

燭幽仁深廣覆親加寵諭曲軫殊私昔者葛亮薄田不聞君賜孫宏脫粟尚獲時譏如臣非才何以致此辭讓則有辜憫惻祗受則更覺饕餮徒承推食之恩轉積素餐之懼乾坤之施無可上酬螻蟻之軀惟知畢命

為蕭給事與楚王書

世事推移長途否隔違離軒砌二十餘年追念生平有靦心目伏承大王英謀奮發妙略宏施長驅伐叛之師克正奪宗之罪奉大朝之正朔慰全楚之謳歌成功上

簡於帝心惠澤遠敷於疲俗風猷所及慶快同深儼早
被恩私今通信問欣躍之極倍萬常情

又代蕭給事與楚王書

儼聞君子退人忠臣去國舊君有反服之禮交絶無惡
聲之嫌以義始終今古一也某受性無術闇于事機佩
師訓以周旋忘時態之險易追維疇昔受遇先王國士
之知何嘗暫忘某復曳裾侯館委質府庭松楸所依兄
弟少長大義若此乃心如何而世事推移讒言交構忠

信獲罪干戈日尋某雖不才非敢愛死過君以求名則不忍苟生以失節則不能誠恐蕞爾之身終為執事之累所以仰冒嚴禁逃還故鄉出魯國以悲歌向西河而下泣予鮮去衛非欲去宗梁鴻適吳本期自質先皇帝恩深善貸義極綏懷采鄉曲之棄妻收荆岑之遺璞遂得服勤州縣歷職朝廷始望初心豈將及此但封疆旻隔玉帛不尋奕世君臣一朝吳越愧三州之父子羨五部之弟兄外覗交朋俯懃章綬每春秋代序霜露交零

飛江南之群鷺嘶岱北之朔馬悲興觸緒淚落霑襟自分沒身長懷永歎而天將厭亂人或與能大王以命世之資克清家難聖上以至仁之舉大濟横流車書既同冠蓋相望方承大王念紉蘭之逐客哀叢棘之離人煦以恩光感之意氣秉軒食肉有若平時始聽音塵猶疑夢寐且悲且慰五情無主茍非大人之德不以細故介懷則恵好所臻孰能若是某又聞善父母者必推錫類之感善兄弟者必廣棠棣之風故能功冠生民道濟天

下大王英謀遠畧宏量深仁上國仰其嘉猷全楚被其渥澤如某昔年事分曽無蔕介之嫌今日支離合在昭蘇之數况東西一體道路無虞倘蒙閔以懸旌全斯大造兄弟子姪並許還朝存者荷二天之恩没者釋九原之恨則生死骨肉未可比量瀝肝隳肝寧申萬一某以學古為家業以感義為素懐空言虛詞且非説客皇天后土實鑒此心猶覬拭玉張旃或從行人之末捧禽執贄重趨典客之傍毋懸頀申微願斯畢雖復身填溝壑

猶望魂魄知歸攬筆陳詞悲來横集

復方訥書

鋐以疎拙之性頑滯之資廁於人曹無足比數然以荷先人之業猥践清貴讀往聖之書頗識通方累朝舊恩漸於肌骨至于行道濟物立身揚名報國士之知成天下之務竊不自揆頗嘗有心故膺耳目之寄當津要之路侃然受任不以為憂而才與心違命與運背言出而不能悟主身廢而無足救時三年之中百艱備歷干戈

擾于内地烽火照于闕庭奔走道路容身靡所當此時也苟得耕于南畝齊於一民以斯終焉尚為幸也而副君將聖王道漸亨博采遺賢以濟多難贊諭之任首及非才拜命以來翻自憂愧何者儲后踐納麓之重而處於承顔之地有從諫之善而立於無過之場徒欲持梯米以寔太倉秉爝火以助羲御恐不足以副上德之舉塞故人之望也但當正身潔已徇公滅私使内不愧於本心外不違於所學而已閤下徳我太甚期我太深歴

陽郡佐白君至京辱貺手札慶譽優渥曷勵殷勤知己之情無以過此然此日副君之垂顧乃昔時閣下前席品題之所致也緘藏佩服何日忘之今兵難少寧蒸民未泰頂踵利物斯實其時閣下高卧已久羣望頗鬱宣室之召斯在不遠勉慎興居以副翹企悽悽之意遅用面諭不宣某再拜

答林正字書

十二月日復書正字足下辱貺長牋詞高旨遠循環捧

讀欲罷不能見顧之深良足愧也吾子以老成之智藴
救世之心一言悟主俯拾初筮雖位未充量然升聞特
達超然獨異亦古之所難也推是而往其道可知鉉也
不才猥厠先達雖復識不能見之於未兆才不能濟之
於已形然而振天下之公議舉天下之公器推轂後進
心無適莫庶幾不下于昔賢君子異知當知為不妄其
古今之變安危之勢忽乎微哉未可一二以言語盡也
謹候暇日當接餘論聊奉還答伏惟鑒悉徐鉉白

答左偃處士書

日月東海徐鉉答拜稽首復書處士足下鉉讀聖人之書探作者之意出處語默信非徒然故高臥堯舜之代不為背時濡足楚漢之際不為趣利嗟乎天下兵起百年于茲立功名取富貴者有之貞苦節安徒步者何寂寞而無聞也愚常疑廉恥之風于是乎絕而足下負磊落之氣畜清麗之才褐衣韋帶賦詩自釋介然之操其殆庶乎悠悠之人尚未識其所謂惟韓君叔言知之以

鉉愛奇好古者也故屢稱足下之行亟誦足下之詩相視欣然以為今猶古也然鉉才名地望遠謝韓君故望廬息心不敢當隱君子之厚顧足下徳我太甚惠然而來咫尺之書則古人之道在其中百篇之詩則作者之序冠其首先以溢美之贈益以謙光之詞發緘欣玩不能自已又念昔之隱者銷聲物外絶迹時人今足下高蹈如彼自屈若此得非以吾道久否思發憤而振起之爾鉉誠淺劣不足以堪顧契素交歲寒後凋盛集續當

歸納不宣鉉再拜

故朝散大夫守禮部尚書柱國河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常公行狀　曾祖不仕祖泓邠州宣祿縣令考修成都府戶曹參軍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曹貴里常夢錫字蓋圖年六十一狀

公宇量恢宏識度寬廣質重有氣博學多聞初舉秀才值世亂不克隨計西州羣后羔鴈交辟累爲秦隴諸郡

判官岐王茂貞據有扶風傳國二世承制除公寶鷄縣令兼監察御史是時京洛屢變幕府驟更公審擇木之所宜乃瞻烏而來止烈祖肇基王業物色異人得公甚喜授大理司直令上初秉機務慎求賔從公實預爲允塞時望既受禪遷殿中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寓直中書預聞機密周慎詳敏冠於當時烈祖深器之擢科給事中封駮奏議無所顧憚由是始爲當塗者所疾今上嗣位恩禮甚優公以發號之初四海瞻望幾微所慎宜

在斯時盡規極言如恐不及于是大忤權貴貶佐池州
明年徵為户部郎中復拜給事中仍充翰林學士知貢
舉天子以典司詔命最宜親密乃别置宣正院於内庭
以先朝選授公為稱職俾以内任專掌是司秋霜之操
歳寒不易凡敢言之士皆依賴焉甲辰歳諫臣皆貶公
亦罷院事公深惟君臣之義思全進退之禮稍儲伏臘
将卜優游又除吏部侍郎領御史臺事上復置文理院
為司聰之寄以公為文理院學士取旨公以椒蘭不雜

絳灌方隆從容中道守正而已明年以疾固辭乃遷戸部尚書領商州刺史上以公聞望夙重足以坐鎮雅俗强起令知省事而病久不復公私廢失為宰相所劾坐貶饒州上以羸瘵憂之詔留東都以便醫藥踰年小愈徵為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改禮部尚書戊午歲冬十一月方與客談奄然而逝主上念藩邸之舊追亮直之誠罷朝悲悼贈送優渥以嗣子方幼詔內使監護其喪惟公誠純性剛文髙學富詞賦典麗而執筆甚稀名理精

數而吐論甚簡多識故事洞明政體自昇元中至保大之初便蕃密勿有犯無隱門無私謁出則詭辭獨見先覺邈然靡及政先古義而時方尚權論舉大體而人矜捷給彼衆我寡故不能克主恩方重莫果歸田之心世路未夷竟鬱濟時之用耻為狷介之行以邀皦察之名畜伎樂飲醇酒怡然自得聊以卒歲啟手足之際無呻呫之聲古之達者正當此耳丕以名法之學獲遊孔門固非良史之才曷記賢人之德庶為實録以俟易名謹

狀此文為門生樹丕作

薦處士陳禹狀

右臣伏覩國家裒采羣才搜揚片善有上書言事者猶有可取必加甄録廣納之意遐邇知恩然臣竊嘗覩之率皆淺近止于采取金寶檢榷賦租製作舟車斬伐材木巡察關禁収捕冦攘既利害相參亦虛實畧半食禄者衆成務者稀若乃先王教化之源朝廷刑政之本謂之迂闊竟爾寂寥得人之盛未可致也去夏有布衣陳

禹議獻納院上疏言獨與衆異其言曰五常之教不立度量之器不均又曰江鄉之民存不事之以禮亡不祭之于室斯寔有意於教化而不汩於流俗者臣於是訪其為人則鄉曲無過延之與語則靜默寡詞倘使行顧其言才副其識則古之循吏何以踰之願陛下以親民之職試其為理考績之際自有常科臣忝預銓司顧慙則哲謬妄論薦俯伏兢惶謹奏

策秀才文四首

自三五以還文質迭變百王之法六籍渙然及周室既衰諸侯異政俊賢之士分軌並馳至如管仲霸齊之功商鞅强秦之令申韓之名法孫吴之戰陣李悝則務盡地力墨翟則崇尚節儉此其尤著者也蓋百家之説雖其道不同奉而行之皆足以致理子大夫服膺聖道必盡深幽試論其中孰得周孔之旨可為當今之用者悉心極慮以著于篇

夫君者民之表也天下取則焉敬慎威儀定其聲氣時

其憲令審其好惡以此示之未有不化者也然而唐堯在上日用而不知聖祖立言親譽者其次夫如是則寂然不動澹乎無為使蚩蚩之氓何所則象而能革其浮僞驅之仁壽哉舉要立中必有其說

昔太公理齊因其俗故報政速而後世强伯禽為魯易其俗故報政遲而後世弱則商辛淫虐之風不可以不去也周家仁厚之化不可以不被也修舊者未見其遷善之塗革故者豈傷於惟新之義遲速之致强弱之由

願聞嘉言以釋斯惑

肉刑之法明王之制著於周禮垂憲無窮何故三苗行之以為虐秦人奉之以為暴漢文除之以為仁乎自魏晉以還議論間出理竟不決法竟不行豈時運之變有殊將聖賢之才或異願聞歸趣以正古風

祭文獻太子文

粵惟上天降鑒我李文昭武穆神孫孝子赫矣謨訓昭哉圖史以濟時屯以永千祀恭惟盛烈仰屬尊靈惟精

惟一克長克君有信厚之風以睦公族有孝敬之德以奉天經避寵崇讓以正流俗主留分陝以樹風聲惠下之政為民慈父平戎之績為國長城聳多士之耳目煥萬古之丹青儲闈既正鴻猷允塞雖主器而納揆更承顏而養德四海無波百官咸式光昭興運允荅靈心宗祊之所託者重蒼生之所望者深何國步之已泰忽神儀之永沈陽光為之而晝晦萬籟為之而哀吟唯恩信之所洽孰憂傷之可任某等倫迹三千義深凡百或遝

自朝廷或仰由推擇或方列于宮府或常陪於賓容分曹著位有先後之差辱顧推誠無高卑之隔徒歲月以滋深愧捐塵之靡益今也徒御分散軒墀閴寂摧傷於望苑之前慟絕於華池之側實邦家之不幸豈臣吏之空惜嗚呼哀哉寢園斯啟遠日將從儼象輅以帷白建鸞旗而旐紅聽寂歷以無覩視杳冥而遂空撫躬弔影涕雨號風敢寓誠於籩豆庶寫恨於心胸顧穹天之下降鑑永慕之無窮嗚呼哀哉尚饗

與中書官員祭江學士文

維年月日廣平游簡言隴西李貽業清海張緯東海徐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翰林學士江公君章之靈眇眇玄造茫茫萬有若明若晦為夭為壽顏子不幸仲宣無後豈同槪之能量寔令名之不朽惟公之生俊德髙名一日千里三頃五城乃邦之彥乃時之英藹然臺閣存此風聲惟公之歿音容倏忽二子繼夭高堂結髮有女垂髫摧心裂骨門館秋風階庭夜月哀從中

來云誰能遏簡言固陋夙奉光塵廟朝之舊豈無他人西垣並入禁署相因二十年中心同道親曾無間隟靡或緇磷貽業不才依仁仰德晚獲同舍因近成戚形忘累遣情深分容杯酒痛飲光陰一擲豈料歡遊遽分今昔緯在三川論交早年才力工拙詞場後先與之聲價偕以騰騫徒欣蹤迹敢曰差肩他鄉胥會舊分依然倍成感歎轉奉周旋鉉實後生幸為同族聯事之好友于之睦以道相許以義相勗官路迍邅天涯譴逐千里關

山他鄉心曲帝里遑歸周行並復稅駕未安捨我何速嗚呼君章魂遊何方非巫陽之可招非祖洲之可望平時笑語舊日顛狂何夢覺之不識何悲歡之不常惟四友之分義成終天之感傷雖山公之無託豈延陵之可忘有肴在御有酒盈觴死生之會終於此堂顧公如在來為我嘗長號有慟迸淚無行薄奠云畢哀情未央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侍郎文

維開寶三年太歲庚午九月巳亥朔七日乙巳東海徐
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於故中書侍郎贈相國昌
黎公之靈天佑下民必生賢人數有治亂道或亨屯君
子處之全名保真窮不易節達不私身嗚呼明公與道
為隣其本也忠其動也仁折而不撓屈則能伸懋此成
績揚於王庭名聞天下道合明君宜若張公上應台星
宜若衛武享茲百齡如何不淑與世同塵城郢遺忠感
深紫宸黔婁之衾賜從御府李子之印佩入泉扃知與

不知孰無悲辛嗚呼哀哉某惟不佞早奉光容傾蓋之交繾綣相從公之知我如我知公何義不協何言不同寧懼觸鱗之忤豈防贏角之凶先號後笑無初有終霰雪初消陽光乃融海郡山城幾憐煦沫南宮西掖近見搏風豈主恩之可報幸吾道之非窮今也歲月遒邁悲歡一空平生氣宇夙昔心胸極視聽而無所與造化而冥蒙露泣門柳霜凋井桐物感於外悲來自中生芻表德絜酒申恭願貞魂之降鑒庶丹懇以斯通

祭王郎中文

維年月日朝議郎行秘書省秘書郎直門下徐鉉謹以庶羞之奠昭告于故郎中大人之靈惟公立身行已之規理職奉公之節聞於士友著在官司今以銜悲豈容縷述伏思頃歲獨奉深知獲承子妻之道追序通家之舊邑和二族出入十年情不間於初終義實敦于骨肉去歲天恩舉善右掖登賢幸以王事僅同省垣不隔陪侍靡違於旦夕興居常在于見聞雖無光益之期且慰

因依之望豈謂悲歡迭代光景須臾才周旬歲之間奄忽終天之痛追攀靡及哀慕何窮嗚呼哀哉昨聞訃之初方當臥病不得親臨易簀躬奉遺言徒掩淚于漳濱但痛心于夜壑嗚呼哀哉家存餘慶念屬帝心有後之期自符公議不孤之任豈在他人嗚呼哀哉故國方遥良時未卜王畿寓殯遠日將臨霧昏而丹旐悠揚日落而繐帷蕭索涼風助慘行路同悲瞻望靈筵酸辛無地敬陳薄奠少道深懷髣髴明靈一觴臨降尚饗

祭劉司空文

惟靈氣稟冲和志推廉潔白璧藴孚尹之美朱絃含清越之音操行純深性克全于天爵襟懷宏遠譽早播于人龍頃自奮迹清朝策名近侍既保後凋之節終諧貞退之心道因損而益光名以謙而更著優游自得忠孝歸全求之古人我復何愧某等幸承事舊況預姻連眷分過私襟期莫逆歷歲時而彌固經夷險而不回揖淡水以無厭仰髙山而何極今則佳城將啟遠日自期光

容有隅於重泉醆斝聊申于薄奠仰惟貞魄俯鑒丹誠

尚饗

騎省集卷二十